

漫话中国古典名著



漫话中国古典名著

漫话红楼梦

人民中国出版社

漫话中国古典名著

——漫话红楼说管理

主 编 李学忠 张书贤

副主编 徐 漫 赵明兰

李 云 郭 敏

人民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3 号

漫话中国古典名著

——漫话红楼说管理

李学忠 张书贤 主编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车公庄大街 3 号)

郑州黄河印刷二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征订发行

32 开 5.75 印张 107 千字

1993 年 10 月 26 日第 1 版

印数:1—400 册

ISBN7—80065—470—2/G·163

定价:3.85 元(全套三册:11.55 元)

目 录

一、悲剧论	(1)
贾府的大厦势必倒塌	(2)
王朝与家族同兴衰	(10)
贾府被抄的丑剧	(17)
悲剧与借鉴	(23)
二、教育论	(45)
论贾府家庭教育的失败	(46)
宽与严	(51)
论“师道尊严”	(56)
有益的教育方法	(60)
贾府是个大染缸	(62)
三、理财论	(67)
贾府大总管——王熙凤	(68)
王熙凤的人才观	(72)
贾府二掌柜	(76)
贾府管理思想初探	(82)
四、法制论	(78)
杀人无罪 死者有过	(89)
贾雨村错判杀人案	(96)

是被逼自杀还是杀身殉主	(102)
五、简述《红楼梦》	(109)
《红楼梦》故事分回概说	(110)
红学纪事	(130)

一、悲 剧 论

关于悲剧的定义，鲁迅这样说：“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就是悲剧。又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曹雪芹正处在这样一个悲剧时代，所以，他是一位伟大的悲剧天才。

在曹雪芹的笔下，这里的一切都是悲剧；至于欢乐，在《红楼梦》的乐曲里，只不过是悲剧的变调。在书的卷首中，他沉痛地写下他的哀怨。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贾府的大厦势必倒塌

——冷眼人演说荣国府

贾府是封建社会末期有代表性的豪门。它的兴衰同整个封建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贾府的变迁是封建末世的缩影，它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乃是封建社会脉搏的跳动。正如《红楼梦》第二回中，商人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讲的那样：“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开头诗中讲得也很概括：“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欲知日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确实是这样：当事者迷，旁观者明。冷子兴对于贾府来说，真可谓是冷眼旁观者，他用经济人的眼光观察了贾府，分析了贾府，判断了贾府。他的评论有根有据，意真词切，冷子兴又从历史学的角度剖析了贾府。这个豪门贵族家庭，正处于封建末世，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更散发着令人沉闷窒息的时代气息。整个社会都淤积着陈腐和糜烂的沉渣，我们古老的中国社会无处不布满了困苦和灾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鲜进步的事物，在僵化的封建思想束缚下难以发展壮大。这样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样的社会基调，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和社会上豪门贵族的家庭悲剧。试看贾府昔日的“厅殿楼阁”、“峥嵘轩峻”赫赫扬扬的景象，已到了“日薄西

山，气息奄奄”的地步了。

现在，按照冷子兴的思路，寻根疏脉，诊断一下贾府的病因，从而了解这个社会的兴衰荣枯。

一是内部空虚，人不敷出。贾府是由荣国府、宁国府两府组成，实际上它是两府一院的豪门望族。《红楼梦》出生于封建社会的末世。社会生产力受到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统治阶级无论如何加紧搜刮，管家不管怎样周旋奔走，都不能避免这个社会带来的自身经济危机。贾府大厦作为《红楼梦》四大家族的代表，也是危机四伏，终归是逃脱不了倒塌的命运。它所面临的愈来愈严重的经济危机，是王熙凤、探春等管家人无法挽回的。这种经济的衰败现象，正是贾府走上没落的一个重要标志。其表现是，挥霍浪费有增无减，人与人之间你争我夺，造成内部空虚，人不敷出。

现从荣、宁二府办的几件事上，可以看出这豪门贵族是怎样的挥霍无度。

《红楼梦》中秦可卿之死，可以说是令人注目的，她的大丧办得惊人。贾珍为了掩盖他的丑恶的灵魂，在秦可卿丧事上大操大办，不惜花费巨额金银。在《红楼梦》第十三回里，贾珍这样嘱咐王熙凤说：一切“都要好看为上”。为了讲排场摆阔气，他挖空心思，宁肯花费一千多两银子，托宦官为儿子在户部那里买了“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官御挂在丧场的灵堂上，以显示贾府的荣耀。为给死者买一副好棺材，竟用一千两银子都难买到的铁网山上出产的昂贵木材，“作了棺材，万年不坏的”这木料，“原系忠义亲王老千岁要的，

因他坏了事，就不曾用。”“也没有人买得起。”贾政见此，曾劝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殓以上等杉木也罢了。”但是贾珍“如何肯听”。贾珍还特意将荣府的凤姐请来主理丧事，她“挥霍指示，任其所为。”送殡的有诸王孙公子，宗族家人等，加上执事陈设，接连一带摆了有三四里远。穷奢之极。

贾府确曾有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盛。当“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后，贾府为了元春归省，修建大观园花费巨额，极尽“太平景象，富贵风流”。还花几万两银子派人“请聘教习，采买女孩，置办乐器行头等事”，使身为贵妃的元春都感到“太奢华过费了”。对他们挥霍之甚，书中有句形象的话：“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得象淌海水似的。”逢三六九日，客来送往，集会结社，婚丧嫁娶，生日寿宴，临时聚餐等，有的一次用餐就花几十两银子，一碗菜要用十几只鸡作原料。

读过《红楼梦》的人，会对刘姥姥在“晓翠堂”用餐感受很深。在那“太平景象，富贵风流”的大观园中，佳木葱茏，奇花烂漫，晓翠堂中摆满了佳肴。她们尽情地挥霍，还拿刘姥姥当女清客，大家取笑儿。在缀锦阁内吃酒行令中，刘姥姥为“茄鲞”的制作而感叹可已。“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当她了解了“茄鲞”的制作过程“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剥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儿，拿出

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了”后。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配他，怪道这个味儿”。刘姥姥给贾府的一席螃蟹宴计算了一笔帐：“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以上这些事例，仅是些“小吃小喝”，至于年节喜庆的宴会，耗资之多，是难以计算的。在《红楼梦》第五十五回中，王熙凤作为管家家人，深有所虑地埋怨说：“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有大小事儿，仍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得先时多”。这种人不敷出的困境，必然耗尽贾府有限的内囊，随之而来的是贾府的经济枯竭，家境日衰。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郑重地告诉贾雨村：“如今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

二是贾府腐败透顶，日薄西山，在贾府中，“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看看贾府的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哪一个是“谋划者”，他们是一帮坐吃山空的人！在贾府，人们整天整日地忙碌着，只是把青春生命埋葬在毫无意义的琐事里；在贾府，人，不是变成混血的野兽，就是变作供人驱使的奴仆；在贾府，有的人霸占别人的青春和美丽，受辱者只能饱含着不幸的眼泪过活；在贾府，法律是金钱的奴隶，狠毒是良心的主人；在贾府，爱情与淫乱不分，高尚与卑劣倒置；在贾府，憨直净言的嘴里塞满了马粪，而搬弄是非的手中多添了二两月银。这就是贾府腐败的写照，也是它濒临破败的现实。

贾府虽是豪门重族，从祖辈至今却是一代不如一代。象贾赦、贾珍、贾琏、贾蓉这些侵吞人民血汗的蛀虫，是一群腐败透顶的色鬼，终日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在“体仁沐德”的背后究竟是个什么？表面上，贾府这个封建大家族的礼法和秩序是极其肃穆森严的；但在虚伪的封建礼教后面，无时不散发着腐朽霉烂的气息。以宁国府为例，从贾赦到贾蓉是祖孙三代，他们一代不如一代。贾敬愚昧，一心想成仙，整日烧丹煮汞，任何大事他也不管，实际上是个能吃能浪费不中用的废人。贾珍是个衣冠禽兽，干尽坏事，平时聚众赌博，嫖娼玩乐，荒淫无耻，纵欲竟达到和儿媳乱伦。贾蓉淫乱无度，干尽坏事，他在其祖父贾敬“死金丹”的大丧期间，到他“姨家调情，连丫头都说：“热孝在身上，老娘才睡了觉。他两个虽小，到底是姨娘家。”他又和丫头亲嘴，丫头骂他。他竟说：“谁家没风流事？别叫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厉害，琏二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姐子那样刚强，瑞大叔还想他的帐！——那一件瞒了我”。最后，还是代“拉皮条”，将尤二姐送给贾琏作了妾，惨死在凤姐手中。荣府是有过之，无不及。贾赦年过半百，袭官不从政，整天和小老婆们厮混，又逼邢夫人想方设法向贾母讨那只有十几岁的鸳鸯丫头为妾，事未成，最后还是用银子买了个十几岁的女孩作妾。他看中了石呆子的二十把古扇，便酿成了贾雨村助纣为虐的惨剧，为此把石呆子关进监牢，明目张胆地霸占了石呆子的二十把古扇。浪荡公子贾琏经常依仗财权，玩弄仆人的老婆，严重的是不顾国孝家孝在身，偷娶尤二姐。

正如忠于贾府先代的老仆人焦大骂的那样：“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封建的纲常礼教已被他们践踏在脚下。而为了争夺家政执掌权和宗族继承权，他们内部不同派系之间，更是虎视眈眈，各不相让。傻大舅邢德全深有感触地说：“怨不的，他们把钱当命，多少世宦大家出身的，若提起钱势二字，连骨肉都不认了”。在贾府，统治阶级的个人利害关系已取代了家庭内部的封建宗法伦常关系。贾赦、贾珍、贾琏等这批色鬼只能是贾府和这个社会的掘墓人，他们是无法拯救濒临末世、内囊空虚的贾府大厦的。“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的垮台，已经在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

三是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红楼梦》总共写了四百四十多个人物，在这众多的人物中，统治者不过几十人，然而这几十人的内部无休止的争吵和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使得贾府的衰败、崩溃更加迅速。探春一针见血地指出：“咱们倒是一家亲骨肉呢，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可以看出争斗是非常激烈的。而争斗的焦点是：贾府的家政执掌权和宗族继承权问题。

当然，从社会地位看，荣国府是皇亲国戚，贾政又居官从政，按说支撑门户应以荣国府为首。在家政实权上也很明显，贾府的家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深得贾母欢心的王氏姑侄（王夫人和王熙凤）手中。根据封建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贾赦居长，应出来管理家政，但贾母不喜欢他，让次子贾政总管家政大权，实权由王夫人及

王熙凤掌握。因此，贾赦同贾政两家的矛盾是尖锐的。王熙凤本是贾赦的儿媳，可她又是王夫人的娘家侄女，她依仗贾母和王夫人的地位，掌管了荣国府的大权。她虽和邢夫人是婆媳关系，但因各个所持的权力和地位不同，决定她俩是针锋相对的。邢夫人对王熙凤的忌恨实际上是对贾府中荣国府权力分配不公的不满，是争夺家政大权的集中表现。贾琏同王熙凤虽是夫妻，但由于各怀鬼胎，私存体己。在鲍二媳妇及尤二姐问题上，他们明争暗斗，争风吃醋。王熙凤为免除尤二姐过来同她争宠，便利用妻妾之间矛盾，指使秋桐辱骂欺侮，逼使尤二姐吞金自尽。此外，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就是邢夫人为了给王夫人和凤姐难堪，利用绣春囊事件，掀起的一场轩然大波。贾政的小老婆赵姨娘勾结马道婆谋害贾宝玉和王熙凤，就是为了获得“家私”，夺取贾家的宗族继承权。再说赵姨娘同她的亲生女儿探春之间也有矛盾。探春聪明又有理财的本领，被贾母、王夫人看中，她有机会参与管理家事。她为了自己的身份及今后地位，决定站在亲生母亲的对立面。她身为庶出偏又力争正统地位，因此，当她舅舅死了，领丧葬费时，她对生母赵姨娘声色俱厉，冷酷无情。此外，贾母和贾政母子之间、贾赦和贾琏父子之间、宝玉和贾环兄弟之间、王夫人和赵姨娘妻妾之间，都存在着无休止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探春说的：“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越是临近末日，贾府的统治者越需要以物质上的贪欲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精神上的空虚又必然使他们转向加倍地沉溺于物质。这种恶性循环更加速了经济危机的到来，各方面都开始传出“盛筵必散”的“异兆悲音”。因而，他们更加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黑山村庄头乌进孝向宁国府缴租子，一张详尽的纳租帐单，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是多么惨重。然而，贾珍看了帐单大为不满，说：“这够做什么的？”“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一语道破了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一个公开“秘密”，原来封建统治阶级挥霍享受的主要来源，就是广大农民阶级的血汗。农民被盘剥逼到破产境地，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他们自己的经济来源自然也就枯竭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红楼梦》第一回里写道：“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聊生，因此官民剿捕，难以安身。”从这里我们可以窥到农民对地主剥削和压迫的反抗。在贾府里，主仆之间，地主和佃农之间的诸多矛盾，对贾府大厦的倒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贾府墙里墙外都激化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使贾府的衰败、崩溃更加迅速起来，由此显出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王朝与家族同兴衰

——蒋家王朝与贾氏家族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正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的时候。由于土地兼并现象的严重，农民纷纷沦为地主的佃户，地主及层层官吏的敲许勒索，高利贷的重利盘剥，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铤而走险，进行抗争。而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加剧。曹雪芹的家族就是在这场皇室倾轧中受到株连败落下来的。总之，“康乾盛世”实际上正在走向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衰朽、没落、崩溃的历史边缘。这就是《红楼梦》产生和它所反映的时代，是大观园中众多的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列宁曾说过：“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红楼梦》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的腐朽和丑恶，通过典型环境中一系列典型性格的塑造，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时代特征和其必然崩溃的命运。《红楼梦》反映了孕育它的整个一个历史时代。

《红楼梦》主要是在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特别是贾家的衰败过程中，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和反动性，透过表象，使我们看到清王朝逐渐走

向末日的命运。这四大家族在当时王朝中的地位、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四大家族与王朝存在着共兴衰的命运。联想到本世纪蒋家王朝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这两个王朝，八大家族，人们会发现历史给他们的结局是何等相似。

一、皇亲国戚，兴亡与共

《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是皇亲国戚式的封建社会婚姻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封建社会统治集团的权力网络，他们之间的联姻是代代相传，亲上加亲，象贾府就是这类家族长期发展成的“豪门望族”。这个家族的冷暖寒暑、象温度计一样，随时可以测定其它三家的、甚至整个封建王朝的体温，是高是低，温差多大，《红楼梦》第四回就用“俗谚口碑”的方式介绍说：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贾家）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史家）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王家）；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

这四句被称作“护官符”，它充分表现了四大家族的权势和富贵，即在封建王朝中的政治权势及经济地位。贾家就是宁、荣二府，曾为帝业建树过功勋，皇上亲封荣、宁二国公，自此后，后代世袭延续为官，到第三代贾政，其女元春，被册封为皇妃，贾家也就晋升为皇亲国戚。自荣、宁二国公以来，贾家享尽人间富贵。提到“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赵嬷嬷说：“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

次，把银子花的象尚海水似的！”后来为女儿皇妃元春省亲，大兴土木，建造大观园的巨额花费，使身为贵妃的元春都感到“太奢华过费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盛，生活的极度排场、奢华，使贾府在“护官符”中名列榜首。史家以保令侯尚书令的官爵地位，有权势、享富贵。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是荣国公长子之妻、现为贾府之尊——贾母是贾府的“老太君”，众称“老祖宗”。她统管贾府大业。贾政的妻子王夫人，是九省统制王子腾的妹妹，荣国府的当家人、贾琏的妻子王熙凤，是王子腾的侄女。薛家是紫微舍人有名的皇商之家、薛宝钗的妈妈薛姨妈，和王夫人是一母所生的亲姐妹；薛宝钗后来又被选为贾宝玉的婚配人。这四大家族就是这样用裙带作蛛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正如门子向贾雨村介绍的“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实际上展现在《红楼梦》中的生活景象，则是四大家族逐渐衰落趋势“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已经有财无势；金陵王家虽有势但无财；史家既无势又无财。只有贾家还勉强维持着一定的财势局面。为挽狂澜于济舟，他们只有“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贾元春被选进宫中当了皇帝的妃子，薛家也企图走此捷径，薛姨妈带着宝钗进京，也是为了“待选”，企图进入皇宫，“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他们深知皇帝老子作为靠山的重要，以女儿甘作皇上的奴仆，来取宠于朝廷。从而达到上通朝廷，下结州府，互相勾连，既世袭官爵、占有大量土地，从事土地剥削，又经商放高利贷，成为大官僚、大地主、大皇帝三位一体的剥削集团。它既是